

汉代海阳侯国及海陵城考*

周金波

提 要：泰州，古称海阳、海陵。以往学界多据《汉书·地理志》所载，将始置临淮郡的武帝元狩六年（前117），作为海陵初置的时间，对此前的海陵历史及汉代海陵城也多语焉不详。经考证，海陵在秦代置县，汉初为海阳侯国的封域，汉代海陵城的大致位置位于今泰州市海陵区。

关键词：汉代 海阳侯 海陵城 侯国

泰州，古称海阳、海陵，地处长江、淮河下游，临江近海，为苏中门户，自古有“水陆要津，咽喉据郡”^①之称。追溯汉代泰州的历史，以往学界多依据《汉书·地理志》中所载，将武帝元狩六年定为海陵初置的时间，而对此前的海陵多语焉不详。本文在广泛搜集文献和考古资料的基础上，试对元狩六年前海陵的历史及汉代海陵城的大致位置予以考述。

一 汉海阳侯国

《史记》《汉书》中关于汉海阳侯国的记载有：

（海阳侯）以越队将从破秦，入汉，定三秦，以都尉击项羽，侯，千八百户。高帝六年三月庚子，齐信侯摇毋余元年。惠帝三年，哀侯招攘元年。高后五年，康侯建元年。景帝四年，哀侯省元年。景帝中六年侯省薨，无后，国除。^②

海阳齐信侯摇毋余，以越队将从破秦，入汉，定三秦，以都尉击项籍，侯，千七百户。三月庚子封，九月薨。孝惠三年，哀侯昭襄嗣，九年薨。高后五年，康侯建嗣，三十年薨。孝景四年，哀侯省嗣。十年，薨，亡后。元康四年，毋余玄孙之子不更未央诏复家。元寿二年八月，诏赐毋余代后者贤爵关内侯。^③

从《史记》《汉书》中关于摇毋余的记载可知，摇毋余率领越军随汉军打败秦军后，入汉，定三秦。又以都尉之职率军攻打项羽，高祖六年（前201）因功被封为海阳侯，食邑1800户。景帝中六年（前144），其曾孙哀侯省死后无子承嗣，海阳侯国除。

海阳侯国的位置，大致有三种说法：一是辽西海阳说，北魏酈道元之《水经注》曰其为辽西海阳县^④；二是南越海阳说，唐司马贞之《史记索隐》曰其为南越海阳县^⑤；三是江淮间海阳

* 本文写作期间，得到李银德先生的悉心指导，也得到黄炳煜、解立新、潘红、徐志明、颜萍诸位领导及张艳秋师妹的热情帮助，谨此并致谢忱！

① 参见南唐昇元二年（938）碑刻《泰州重展筑子城记》，现藏于泰州市博物馆。

② 《史记》卷18《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中华书局，1982年标点本，第909—910页。

③ 《汉书》卷16《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558—559页。

④ 参见酈道元撰，陈桥驿校点：《水经注》卷14《濡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90—291页。

⑤ 参见《史记》卷18《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第909—910页。

说,即海陵县,可见于清杨守敬之《水经注疏》等著作。^①

《汉书·地理志》载:“辽西郡……县十四:海阳……肥如,玄水东如濡水。濡水南入海阳……”^② 酈道元《水经注》中之海阳,即为辽西郡海阳县。司马贞不认同酈道元《水经注》辽西海阳的说法,其《史记索隐》曰为南越海阳县。杨守敬对以上两种说法皆不认同,并认为海阳应为江淮间之海阳,即海陵,并做了相关论述:一、汉高帝时,岭南为赵佗地,并不受汉廷管辖,故不可能封其地。二、《战国策·楚策》载“楚……东有夏州、海阳”^③,引唐卢藏用云,海阳在广陵东。三、两汉无海阳县,而西汉临淮郡有海陵县,晋无海陵县,但广陵郡有海阳县,即海陵。他引述史料推理,海陵,西汉属临淮郡,而东汉、晋属广陵,而晋之海阳,即为汉代之海陵,也就是战国时楚国之海阳。

饶宗颐在《古海阳地考》中指出:“古楚东海阳,实处今常熟东南海滨之地,自《周书》《史记》《吴越春秋》,其地望皆指此,后世以为在辽西或海南者,殆因同名牵涉而误矣。”^④ 童书业认为《古海阳地考》确定古海阳应在江苏,足以纠正旧说之误。^⑤ 姑且不论饶氏最终结论是否准确,在当时的条件下考证出古海阳在江苏已实属难得。此后,王恢《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也考证出海阳即为江淮间之海陵,观点与杨守敬近同。^⑥

由以上诸位学者的考证可知,唐司马贞南越海阳之说,明显有误。诸位学者皆引卢藏用云“在广陵东”^⑦,然后引用史料,推理得出江淮间海陵之说,但仍似不能直接否定酈道元辽西海阳之说。

汉初,辽西郡海阳县,属燕国。“景帝三年后,燕国之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等五边郡属汉所有。这五郡领域上自战国,下至秦汉,三代相承,变化不大。”^⑧

马孟龙通过复原汉高祖时的行政区划,绘制了《高帝十年侯国分布图》(见图1),发现高祖时的侯国地理分布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认为“京畿无侯国”“边郡无侯国”“关西无侯国”,以及侯国主要集中分布于燕山以南、桐柏山—淮河以北,且这四种特征可以视为西汉始终贯彻之侯国地域封置政策。^⑨ 由此可知作为边郡的辽西郡海阳县,一定不会是汉海阳侯的封国。虽然边郡究竟有无侯国,学界还在讨论中,然江淮间的侯国,除海阳侯国之外,东阳郡还有淮阴侯国、堂邑侯国及射阳侯国。海阳侯摇毋余为越人,淮阴侯韩信为淮阴人,堂邑侯陈婴为东阳人,射阳侯项伯虽然籍贯不详,但从其兄子项羽落籍下相来看,项伯也应为江淮之人,可见汉初封于东阳郡之四侯,皆为江淮附近之人。“刘邦在分封功臣时,多遵循故国本籍贯受封的原则,封部分功臣于淮南,是为了让他们享受衣锦还乡的荣耀,故在侯国地域择取上较为宽松。”^⑩ 据以上论述,

① 参见酈道元撰,杨守敬、熊会贞注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卷14《濡水》,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258—1259页。

② 《汉书》卷28下《地理志第八下》,第1625页。

③ 《战国策》卷14《楚策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00页。

④ 饶宗颐:《古海阳地考》,《禹贡半月刊》1937年第7卷第6、7期合刊。

⑤ 参见童书业:《序言》,《禹贡半月刊》1937年第7卷第6、7期合刊。

⑥ 参见王恢:《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4年,第154页。

⑦ 参见酈道元撰,杨守敬、熊会贞注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卷14《濡水》,第1259页。

⑧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9页。

⑨ 参见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40页。

⑩ 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第156页。

可知酈道元辽西海阳之说，不能成立，也可佐证杨守敬及王恢等学者的推论正确。

综上所述，汉海阳侯国的位置，当在江淮之间，即海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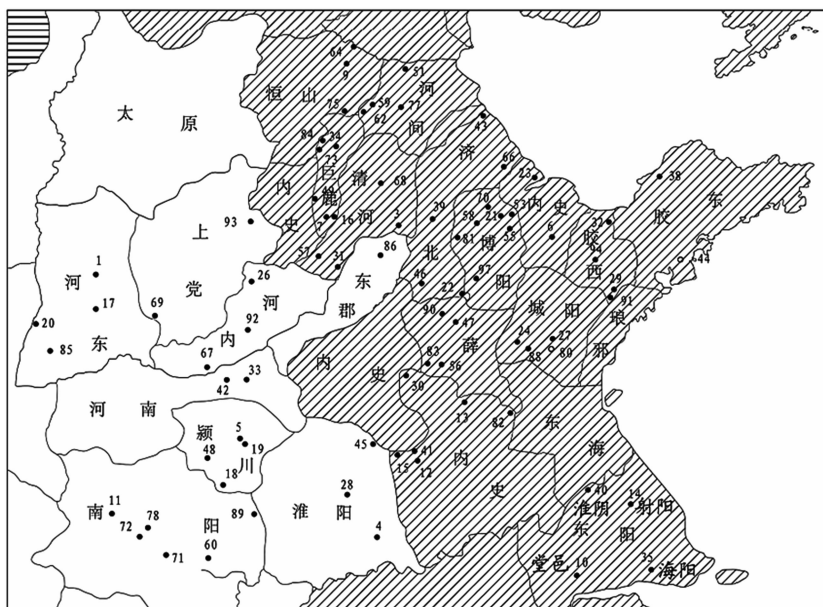


图1 高帝十年侯国分布图局部 (据《西汉侯国地理》)

自汉高祖时，摇毋余封海阳侯，至汉景帝中六年（前144）国除^①，海阳侯共历4代，国存58年（见表1）。

表1 汉海阳侯世系表

序号	谥号	姓名	在位时间	在位年数
1	齐信侯	摇毋余	高帝六年三月至惠帝二年 BC201—BC193	9
2	哀侯	摇招攘（昭襄）	惠帝三年至高后四年 BC192—BC184	9
3	康侯	摇建	高后五年至景帝前三年 BC183—BC154	30
4	哀侯	摇省	景帝前四年至景帝中六年 BC153—BC144	10

二 元狩六年前的海陵

《汉书·地理志》载：“临淮郡，武帝元狩六年置，莽曰淮平。……县二十九：……淮阴，

^① 《史记》卷18《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第910页。

莽曰嘉信。……海陵，有江海会祠，莽曰亭间。”^① 通常学界多依据该记载，把海陵县始置的时间，定为武帝元狩六年。实际上该记载仅表明临淮郡设置时间为元狩六年，并不意味着其下辖29县皆为同年所置。如同为临淮郡的淮阴县，其置县的时间就在元狩六年之前。故元狩六年初置海陵县一说，只能是在没有明确记载情况下的一种推测，并不足信。

古海陵属古扬州。据《禹贡》“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扬州”^②，可知淮水为古徐州与古扬州的分界，古海陵位于江淮之间临江靠海之地，属古扬州。周时原属古邗国，已发掘的姜堰天目山西周古城，报告推测其与古邗国有密切关系。^③ 春秋晚期，吴王夫差灭邗国，北霸中原，封民“于江淮之间”^④，其地属吴国。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其地属越国。楚威王灭越后，其地属楚国，“楚……东有夏州、海阳”^⑤。海阳为海陵古地名之始。

秦王嬴政二十四年（前223），秦攻取楚淮南地并灭楚，其地属秦。1995年春，在陕西省西安市北郊汉长安城遗址（亦即秦都咸阳渭南宫区之一部）内相家巷南地，出土了较多的秦封泥遗物，内含有“晦陵丞印”（见图2）。王子今指出，“海”的原始字义来自于“晦”^⑥。王辉等对“晦”字释曰：《易·明夷》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晦”马王堆帛书作“海”；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乙篇：“乃命山川四晦”，“四晦”即“四海”，可见“晦陵丞印”即可读作“海陵丞印”，“晦陵”即“海陵”。依此解读可知，“晦陵丞印”是关于古海陵建置、职官最为古老的见证。^⑦ 秦代海陵，先属薛郡，后析薛郡东部之地，置东海郡，海陵地属东海郡。^⑧



图2 晦陵丞印（秦）



图3 海陵左尉（西汉）



图4 海陵长印（东汉）

① 《汉书》卷28上《地理志第八上》，第1589—1590页。

② 参见《尚书》之《禹贡》，中华书局，2009年，第57—58页。

③ 参见南京博物院、泰州博物馆等：《江苏姜堰天目山西周城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9年第1期。

④ 《国语》卷19《吴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606页。

⑤ 《战国策》卷14《楚策一》，第500页。

⑥ 参见王子今：《上古地理意识中的“中原”与“四海”》，《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1期。

⑦ 参见傅嘉仪：《新出土秦代封泥印集》，西泠印社，2002年，第143页；周晓陆：《秦封泥所见江苏史料考》，《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王辉：《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秦封泥选释续》，《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8辑，三秦出版社，2001年，第48页；后晓荣：《秦代政区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40页。

⑧ 参见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8页。

《史记》载：“汉兴，序二等。”《集解》引韦昭曰：“汉封功臣，大者王，小者侯也。”^①列侯是二十等爵制中唯一的贵族爵，在汉代社会结构中占据极为显赫的地位。高祖六年始封的海阳侯，即为异姓军功侯。清代学者钱大昕认为：“汉制，列侯所食邑皆为侯国。西京侯者，封户有多少，所食或尽一县，或止一乡一亭，皆以侯国称之。”^②汉初“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③。文景时期，社会秩序相对安定，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口较前代有所增加，“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④。西汉列侯均为县侯，然其“不一定封整个县，或仅食其一部。但汉初封侯时，一般是根据见户多少，重新划分的较少”^⑤。据此，海阳侯国所封之地，为整个海陵县的可能性较大。

《论衡·书虚篇》载：“海陵麋田，若象耕状。”引注曰：（海陵）“县多麋……十千为群，掘食草根，其处成泥，名麋峻，民人随此峻种田，不耕而获，其收百倍。”^⑥此处所述的麋田，是古海陵一种常见的景象。古海陵盛产麋鹿，麋鹿将吃剩的残叶草根等踩踏在泥里，又经过麋鹿长时间的脚踏，水、土及残叶草根等相互融合，形成的水田，亦称之为麋耕。汉代海陵人民充分利用麋鹿的生活习惯，在麋田上耕种，事半功倍，收成颇丰。“江淮平原的自然条件与华北平原差别不大，与关东主要农业区之间又没有什么天然的障碍，所以农业开发比较接近关东的水平”^⑦，可见地处江淮地区的海陵，其较为发达的麋田农业应当是吴王刘濞建仓于海陵之重要原因。另据“海陵左尉”^⑧（见图3）“海陵长印”^⑨（见图4）两方印文，可知东汉海陵虽为小县，但农业发达的西汉海陵设左、右尉，依汉制当为大县，其人口应当较为稠密。此外，“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⑩。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使海陵之仓颇实，东海之盐颇丰，也使吴王刘濞有了反叛的资本，然吴楚七国之乱从景帝三年（前154）正月开始，仅三月即被平息。参加叛乱的七国诸王皆死，除楚国另立新王外，其余六国皆被废除。海阳侯国仍存10年后才因“无后，国除”，这表明海阳侯并未被牵涉七国之乱中。

笔者推测，景帝中六年，“侯（摇）省薨，无后，国除”后，因汉代辽西郡海阳县从汉初一直沿用^⑪，汉廷为避免重名，应延续海阳侯国之前的秦代海陵之县名，于同年复置为海陵县。

若海阳侯国所封之地，非整个海陵县，而是其一乡或数乡，则海阳侯国与海陵县很可能同时存在。据《汉书·贾邹枚路传》载：汉景帝三年斩晁错后，枚乘上吴王刘濞书中有“转粟西乡，陆行不绝，水行满河，不如海陵之仓”。“仓”即吴国太仓，“海陵”二字，颜师古引“臣瓚曰：海陵，县名也。有吴大仓”，然后断言：“瓚说是也。”^⑫枚乘之语于景帝三年，其此时海阳侯国

① 《史记》卷17《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第801—802页。

② 钱大昕撰，陈文和、张连生、曹明升校点：《廿二史考异》卷9《侯国考》，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135页。

③ 《史记》卷18《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第877页。

④ 《汉书》卷16《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第528页。

⑤ 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2页。

⑥ 黄晖：《论衡校释》卷4《书虚篇》，中华书局，1990年，第179页。

⑦ 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第108—109页。

⑧ 冯云鹏、冯云鹤撰：《金石索》之《金索》卷5《玺印之属》，道光十六年（1836）刻本。

⑨ 罗福颐：《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印征存》，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55页；孙慰祖：《可斋论印新稿》，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107页。

⑩ 《汉书》卷35《荆燕吴传第五》，第1904页。

⑪ 参见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516页。

⑫ 参见《汉书》卷51《贾邹枚路传第二十一》，第2363页。

还未除国，似表明此时海陵县也仍然存在。此观点若成立，景帝中六年，海阳“国除”后，应为汉郡之地。

综述之，古海陵在战国楚时，始称海阳。秦时置海陵县，先属薛郡，后属东海郡。秦置海陵县延续至汉初。若高祖六年海阳侯国所封之地，非整个海陵县，则海陵县应一直存在，高祖六年属荆国东阳郡，高祖十二年（前195）属吴国东阳郡。景帝三年徙汝南王刘非为江都王，领东阳一郡，该地属江都国（东阳郡）。景帝中六年，海阳“国除”后，应为汉郡之地。若海阳侯国之封域，为整个海陵县，则景帝中六年“无后，国除”后，曾作为海阳侯国封域的海阳，于同年复置为海陵县。因未见江都国增封海陵的记载，此时的海陵应属汉郡管辖。武帝元狩六年置临淮郡，地属临淮郡。

三 汉代海陵城考

据前文论述，作为汉代海阳侯国都城及汉代海陵县治所在的汉代海陵城之确切位置，史料并无准确记载，后人研究也甚少涉及。汉代海陵城保留至今的文化遗存也极少，且多未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笔者根据已发现的少量汉代海陵遗存出土地点的相对位置关系，通过分析江苏已发现的汉代县邑级城址的形制特点，综合分析判断汉代海陵城的大致位置和范围。

（一）泰州发现的汉代遗存

目前已知的泰州汉代海陵城的遗存资料较少，仅有水井、墓葬、灰坑及部分清理或采集的出土遗物。

1. 汉代水井

20世纪90年代初，在泰州北城河南侧，人民路与青年桥附近发现两处汉代水井，为陶制井圈，井圈壁上有部分绳纹和网格纹，还有两个直径约2厘米的渗水孔，此外在附近还发现了几处唐代水井和宋代水井。与城河相互平行的人民路，是过去泰州老城墙的墙基。1939年，古城墙被拆，城墙脚上修筑的路，即如今的人民路。可见这片区域，在汉代就是人口较为聚集的地方，并从汉代一直延续到宋代。^①

2004年底，泰州坡子街至迎春桥的城河段清淤过程中，于城河底发现多处古井，其位置基本在北城河中偏北的一条直线上，间隔相距约三四十米，时间跨度从汉代到宋代。其中一处汉代水井位于觉正寺南，井壁也为陶井圈层层叠起而成。这次在城河中发现的十余处水井多为汉代水井，也有唐代和宋代水井。尤其是2015年3月24日在鼓楼大桥向东100多米处的河床中央，发现一处汉代井状遗迹，虽已不见砌筑材料，仍从遗迹底部出土了汉代绳纹圈底灰陶罐及其残片、汉五铢钱等。发掘简报认为该井状遗迹的年代为汉代，可能在晋代废弃。^②此外，在该井状遗迹中还出土了隋五铢钱，有人据此认为该井状遗迹一直沿用到隋代，前后使用了700多年。^③

2015年5月，在泰州城北稻河西侧古街区内的基建施工中，发现汉代至明清古井共17处，其中汉代水井为3处。^④

① 参见张虎林：《海陵也曾是“泉城”》，《泰州日报》2014年8月11日，第A5版。

② 参见泰州市博物馆：《江苏泰州东城河井状遗迹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年增刊。

③ 参见张虎林：《海陵也曾是“泉城”》，《泰州日报》2014年8月11日，第A5版。

④ 资料现存泰州市博物馆。

此外，在城西九龙东夏村^①、城东鲍坝^②、木材公司基建工地^③、坡子街原人民立体声影院^④等地也发现多处汉代水井。

2. 汉代墓葬及灰坑

经科学发掘的汉代墓葬有三处。一处为位于泰州老城东约 22 公里的南华汉墓^⑤，因距离较远，对于汉代海陵城定位的意义不大；另一处为位于泰州老城西约 1 公里的新庄汉墓^⑥，共发掘出四座汉墓，皆为砖室墓，无墓道。其中 M1 为前后两室，方向正南；M2 为前后两室，方向正东；M3 为前中后三室，方向正东；M4 被 M3 打破，方向正南。清理出较为完整和能复原的遗物共有 36 件，包括石猪、陶狗、陶鸭、黛板、铜镜、铜带钩、铜戟、铁戟、铁镜、铁鼎及铁剑等。报告把该墓葬群的年代大致定为东汉晚期，其中 M4 时代似略早。

此外，2006 年 8 月，在泰州市凤城河风景区内望海楼重建工地发现宋代涵洞遗址，在清理过程中发现一座汉代墓葬，该墓为竖穴土坑墓，长 200、宽 80、深 25 厘米。出土陶罐、陶钵、陶壶及汉代五铢钱等。同时，在该涵洞遗址的西南侧发现一处汉代灰坑，近筒形，底部近平，边缘较明显，平面近椭圆形，长 70、宽 60、深 30 厘米。出土陶甗、陶罐等。^⑦

3. 汉代遗物

在城市基本建设中，也陆续出土了一批汉代遗物，因历史原因，虽未经科学地考古发掘，但其出土地点对于汉代海陵城位置的确定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如：九龙茶庵出土陶钊；西郊头营二队出土陶罐、陶壶等；西门外泰山公园出土陶罐；炼焦厂招贤桥出土陶鼎；林机厂出土陶罐；泰州西郊公社唐楼大队八队出土陶罐；青年路人防工地出土陶罐；电压调整器厂出土陶罐；南门西旧城基下出土陶瓶；南门西旧城基下出土大泉五十；钢铁厂基地出土大泉五十；跃进机械厂出土陶罐；洧水桥贸易市场工地出土铜镜；九龙桥纺机西厂出土陶鼎；畜牧场红光队出土陶甗；泰州师范出土陶甗；西郊唐楼村出土陶罐、陶灶；原广播站出土陶罐、陶盆；西郊航海电机厂工地出土陶罐、陶壶；叶甸乡许庄村十组出土铜镜；金属公司工地出土釉陶甗；南园新村工地出土釉陶甗、釉陶壶；肉联厂割肉车间基建工地出土陶灶、陶罐、釉陶甗；光明机械厂出土釉陶甗；西仓饭店工地出土陶罐；地毯厂出土陶罐；南园西区住宅工地出土灰陶盆、灰陶罐等；迎春住宅小区九号楼工地出土陶罐等；制冷机厂食堂工地出土陶罐；海光住宅区二期工程工地出土陶甗、铜镜等；泰东乡许郑村出土陶罐、铜镜等；迎春小区二期工程 25 号楼基出土釉陶甗、陶灶、陶盆、陶灶、陶罐等；房产公司近街楼工地出土陶罐、陶灶等；328 国道东夏段出土陶灶、釉陶壶、釉陶甗、石磨等；海光机械厂基建工地出土釉陶甗、釉陶壶等；迎春住宅小区工地出土陶罐、釉陶甗；九龙桥西锋陵工地出土釉陶罐；温泰市场出土陶罐、铜鏃斗；西郊鲁庄出土铜钟等，共约四十余处。^⑧

以上汉代遗存的出土地点，因年代时间跨度较长，且城市发展建设太快，仅能确定其大致位

① 参见张虎林：《海陵也曾是“泉城”》，《泰州日报》2014 年 8 月 11 日，第 A5 版。

② 参见张虎林：《海陵也曾是“泉城”》，《泰州日报》2014 年 8 月 11 日，第 A5 版。

③ 资料现存泰州市博物馆。

④ 资料现存泰州市博物馆。

⑤ 参见姜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姜堰市官庄南华汉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2002 年第 5 期。

⑥ 参见江苏省博物馆、泰州县博物馆：《江苏泰州新庄汉墓》，《考古》1962 年第 10 期。

⑦ 参见泰州市博物馆：《江苏泰州宋代涵洞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8 年第 1 期。

⑧ 资料现存泰州市博物馆。

置。上述汉代水井、汉代墓葬及汉代遗物的主要出土地点的大致位置，如图5所示。上述汉代遗存的位置虽不甚精准，但仍可窥见“现在的市中心北城河一带，在汉代时期就是人烟稠密的居住区”^①，汉代海陵县与今天海陵区的地域，基本是一脉相承的。^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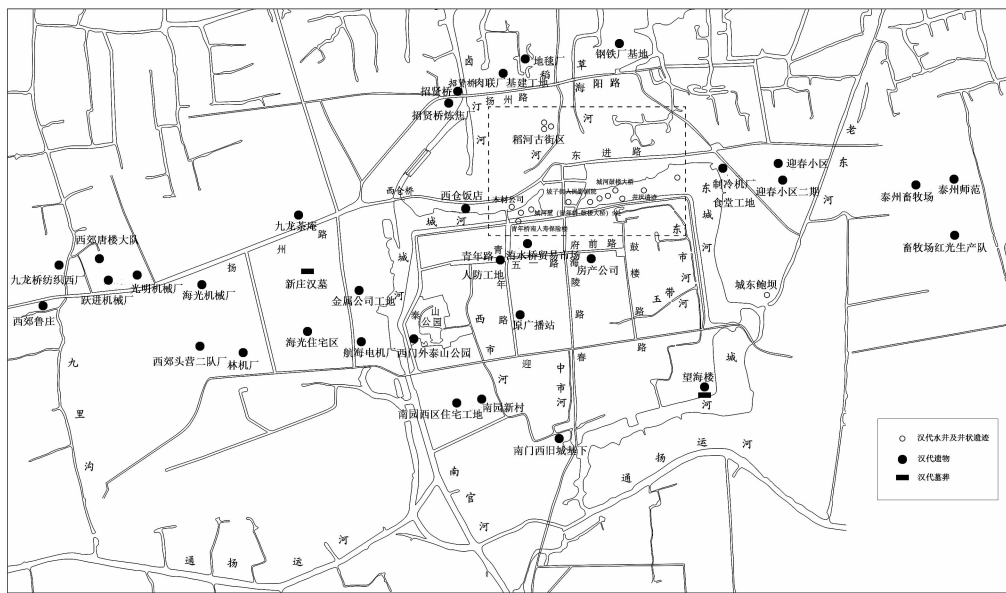


图5 汉代遗存分布图（据1980年泰州市图）

（二）汉代海陵城的位置与形制

1. 汉代海陵城的地址位置

《汉书·地理志》载：“海陵，有江海会祠。莽曰亭间。”^③可知汉代海陵，位于江海交汇处，但汉代海陵城为了预防海潮江潮的侵扰，肯定距离江海有一定的距离。而远离河畔的居民取水费时费力，凿井便成为海陵城居民取水的主要方式。人们不再需要到河边取水，而是聚井而居，井井相邻，“放眼扬州宜陵向东，宝应、盐城之南，东至南通，在这块广大的苏中平原上，发现有十多口汉代古井遗迹密集分布的，仅有海陵城1处”^④。这片区域与汉代海陵县的范围近同，水井如此集中分布之地应为县城无疑。

汉初海陵境内的海陵仓^⑤和东海盐场，令海陵在吴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为了更好地

① 泰州市博物馆：《江苏泰州东城河井状遗迹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年增刊。

② 泰州地方文史学者多持此说。

③ 《汉书》卷28上《地理志第八上》，第1590页。

④ 张虎林：《海陵也曾是“泉城”》，《泰州日报》2014年8月11日，第A5版。

⑤ 关于海陵仓的位置，现多认为是在泰州市姜堰区俞垛镇仓场村，据《江苏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泰州卷》关于“海陵仓遗址”所述：“清光绪《泰州志》记载：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封刘濞为吴王，刘濞曾派部下刘忠在顾家墩（今仓场前身）设立仓库与晒谷场；继后刘濞将顾家墩更名为海陵仓。后至明代朱元璋下令将海陵仓改名为仓场庄，粮库改为祖师庙。晒谷场与祖师庙保留至今。20世纪80年代在仓场、花庄一带，先后发现泥质灰陶罐残片等；近年考古钻探，又发现炭化稻壳等。”

获得海陵之仓和东海盐场之利，吴王濞“开茱萸沟，通运至海陵仓”^①。茱萸沟，即邗沟支道（即今通扬运河）。查阅《中国历史地图集》，可知西汉时邗沟支道仅到达海陵，如皋也未完全成陆^②，但“（刘）濞以诸侯专煮海为利，凿河通道，运海盐而已”^③，邗沟支道从海陵继续往东向海边延伸是可能的。吴王刘濞开筑邗沟支道，沟通了广陵与海陵，使海陵可通江达海抵淮，地位更加重要。邗沟支道到海陵后，往北可往海陵仓，往东可达海盐场，可见海陵城应位于这往北和往东的交汇处，其西城河很可能就是北往海陵仓和东去盐场的起点。邗沟支道的开通，不仅对汉代海陵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海陵以后的历史，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如今的泰州老城仍在邗沟支道（即今通扬运河）的北部，西城河也依然与邗沟支道（即今通扬运河）相连通（见图6）。



图6 汉代海陵水系图（据《中国历史地图集》）

2. 由已发现汉代遗存地点对汉代海陵城大致位置的推测

根据传统的聚落考古学理论，聚落是人类的居住和活动之地，必然拥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在此基础上，人们在某一地点生产生活所建造的全部设施，理论上应是聚落的基本构成要素；而聚落的基本构成要素往往也随着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发展而日渐复杂。大量的考古发现表明聚落的构成要素一般包括各种类型的房屋、防卫设施、经济设施、生产设施及墓地等。而这些要素实际就是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所产生的各种遗留物，即考古学所说的文化遗存，各种遗存现象有机统一，构成了聚落的完整形态。

① 《太平御览》卷75《地部四十》引阮胜之《南兖州记》，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第350页。

② 参见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二册，第19—20页。

③ 顾炎武撰，黄坤等校点：《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炎武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16页。

水井作为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的遗留物，具有重要的指标意义，有水井的地方就是人日常生活的地方，而人日常生活的地方也必然会是人居住的地方，也就会有房屋等建筑，若水井比较集中，且发现有其他大量的人类活动留下的遗物则肯定是人的聚居区。而发现墓葬的地方，则肯定与人日常生活的地方有一定的距离。根据这种相对的位置关系，再结合该聚居区在不同时期的继承、变化及发展情况，可大体确定聚居区的范围。这也是笔者根据已发现的汉代海陵遗存出土地点来判断海陵城大致范围的理论基础。

结合对已发现的汉代海陵城遗存的相对位置关系，可将汉代海陵城的大致位置、规模等在地图上标出（见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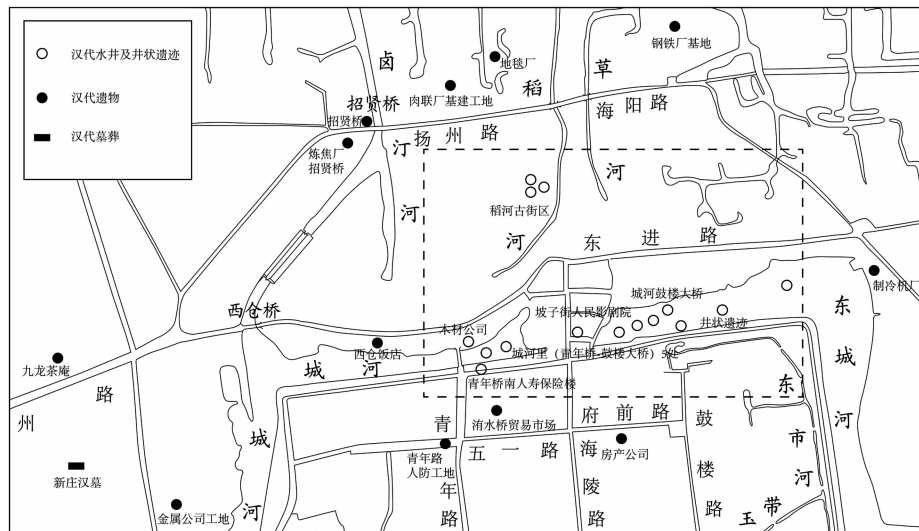


图7 汉代海陵城大致位置图（图中虚线范围内）

据图5可见，前文所述的汉代海陵城遗存的出土地点，除水井及井状遗迹外，皆围绕在汉代海陵城周围，与海陵城的距离及分布特点与金秉骏所述汉代墓葬与县城的距离及分布规律^①基本一致。其中以城西最为集中，当为汉代海陵城最主要的墓葬分布区。出土遗物的种类有陶罐、陶壶、陶鼎、陶甗、陶盆、陶灶、釉陶甗、釉陶壶、铜镜、铜鏃斗等，皆为汉墓中常见的陪葬品。此外在西郊鲁庄还曾出土铜钟，该处很可能是某位海阳侯国或海陵县官吏的墓地。“列侯既有食邑，又可任职于朝廷或郡国，甚至可以位列九卿。这种特殊的双重身份使列侯既不像诸侯王那样必须葬于封国，也非必归葬故里，很多墓地选择在任职的地方。”^②所以，海阳侯，特别是首位海阳侯摇毋余是否葬于海陵，还是葬于别处，尚不能明确，若葬于海陵，根据扬泰地区已发掘的汉墓情况来看，其墓葬形制应为竖穴土坑木椁墓。

此外，在青年桥到鼓楼大桥的城河里发现的汉代水井相对集中且呈线状分布，除了因当年筑造水井时较为集中外，还有一重要原因应是这些汉代水井遗迹在城河里，无意中被保留了下来，

① 参见 [韩] 金秉骏：《汉代聚落分布的变化——以墓葬与县城距离的分析为线索》，《考古学报》2015年第1期。

② 李银德：《西汉列侯葬制研究》，《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05年第2期。

而未在城河区域里的古井，应多被后来的城市建设损毁或覆盖。

3. 由江苏已发现的汉代县邑城址对汉代海陵城的推测

从城址规模上来看，江苏已发现的县邑城址^①规模从5.2万平方米至75万平方米不等，面积差别较大。汉代海陵城应与50万平方米的淮阴侯国都城韩城的规模相似，此外海陵曾是吴国的太仓，故推测汉海陵城的面积应比韩城略大，应不少于50万平方米，属于面积较大的县邑城址。此外，由已发现的汉代遗存出土点推测的汉代海陵城东西长约1200米，南北长约800米，面积约90万平方米（图7中虚线的范围），故推测汉代海陵城的面积应在50—90万平方米之间。

从平面形制上来看，江苏已发现汉代县邑城址的平面结构有近方形、长方形、不规则方形及刀把形等种类，皆为单一城制。其中近方形有7处，约占53.8%，长方形有4处，约占30.8%，其余仅约占15.4%。近方形与长方形这两种较为规整的形制，所占比重超八成。海陵地处平原地带，其城结构由于缺少地理的限制，应较为规整。故推测汉海陵城的平面结构应为近方形或略呈长方形。

江苏已发现的汉代县邑城址设置护城河的比例极高，“多数在城址周围利用自然河流作为护城河，在没有河流的一面设有人工挖掘的城壕”^②。汉代海陵境内的姜堰天目山西周古城，就利用天然水系老姜溱河作为城池，外城周围有宽阔的护城河，可见其在选址及城址规划上，应充分考虑了水系河流的作用。汉代海陵城的建筑格局应该也有类似的考量与继承，故推测汉代海陵城应也有护城河。关于护城河的宽度，以江苏已发现县邑级城址的城河数据，可大体推测汉代海陵城的护城河宽度应为20—50米之间。

综述之，笔者认为汉代海陵城应在邗沟支道之北，其西护城河与支道相连通，北可往海陵仓，东可达海盐场，平面结构应为近方形或略呈长方形，规模应在50—90万平方米之间，大致位置见图7，即今泰州市海陵区海阳路以南、东城河以西、府前路和五一路以北、卤汀河以东的区域内。

（作者单位：泰州市博物馆）

本文责编：程方勇

《太原市志（1978—2011）》出版发行

2018年11月，太原市地方志办公室历经13年编纂而成、记载太原改革开放历程的《太原市志（1978—2011）》出版问世，向改革开放40周年献礼。

《太原市志（1978—2011）》上限1978年，下限2011年，“限外辑要”记述了2012—2016年改革开放的大事、要事，全书共5册、635万字、彩版图照235幅、随文插图1300余幅。前设概述、大事记，中设自然环境、城市建设、经济综述、中共地方组织、政权政协、医疗卫生、民俗方言、教育、文化、人物、艺文等36卷，后设索引、后记，随书附有全书电子版光盘。

（摘自方志山西微信公众号）

^① 参见徐龙国：《秦汉城邑考古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415—416页；南京博物院、徐州博物馆等：《江苏徐海地区汉代城址调查简报》，《东南文化》2014年第5期。

^② 徐龙国：《秦汉城邑考古学研究》，第115页。